

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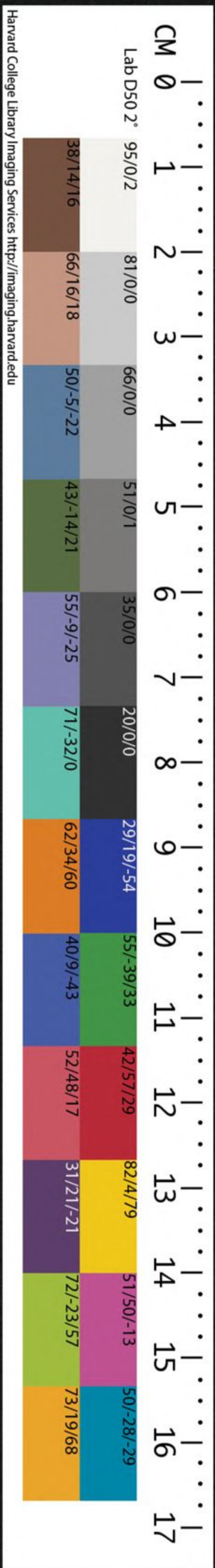
元九十四
八
全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OCT 10 1952

T2259.7 / 3102

明名臣言行錄

世一之世田了



皇明名臣言行錄新編卷之三十一

外集

尾張淺井氏記

李隆襄城伯

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珍藏印

公字彥平直隸和州人父濬洪武中從征以軍功授都指揮同知從太宗皇帝靖難累功特進柱國襄城伯公年十五襲爵雖甚少而負雄傑之材上深器重之每師北伐輒命公領兵從其應機發策出奇取勝雖老於行陣者亦多讓其能上亦奇之以為可大用

丙申車駕留北京顧南京根本地擇可任留守者莫如公遂命焉甲辰仁宗即位重北邊守備暫輟公南京總兵鎮山海

凡東北邊關皆聽節制蓋隱若長城虜爲之震懾未幾復還
公南京 宣宗即位眷念甚厚有白金文綺之賜公祇敬將
事夙夜盡心

公在南京十八年荷列 聖知遇以爲股肱心膂褒嘉寵待所
賜 勅前後幾二百道自古大臣得君之深始終無間少有
如公者公行不違道而持之以誠威行惠施人樂親之如父
母召還之日咸願留而不可得皆曰公去矣吾何恃自都城
至江上泣送者相屬於路 並墓誌

公雖總理軍政而謙已下賢務循大體嘗有詔舉將校之可任
者公必慎擇以進使必當其用丙寅命率師巡邊公威令素
著及臨邊申飭守備內外整肅訖還不戮一人 朝廷或有
政刑疑未決命文武大臣廷辯之公必侃侃正言犁然當於
人心士大夫益重之以爲非獨將帥才也閒居手不釋卷服
行古道祿賜之外不妄取一錢嘗刻漢疏廣及唐盧坦之言
以貽世訓嘗稱晉之郤縠以詩書禮樂將中軍晉是以大漢
諸葛武侯不使有餘財以負昭烈君子謂爲大丈夫是以公
自號湛然道人亦以是稱之於乎茲其所以爲湛然者歟
黃忠宣公在南京帥府叅贊機務日一視事皆襄城伯處分公
不出一語蓋陰相之功多矣或以爲言公曰體當如是且汝
見守備何嘗錯發落一事也 水東日記

公丰姿凝重器宇宏遠最識大體接儒者之禮尤恭上下官僚靡不敬畏若祭酒陳敬宗先生造宅務款留之士林仰慕風采三楊學士極重愛之正統中以得人心見疑召回京師始近聲妓爲自安計數年終于第自後代者數易其人終莫能繼

天順日錄

陳祚

公字永錫直隸吳縣人永樂壬辰舉進士入翰林爲庶吉士拜河南右叅議爲政務持大體惠愛在民嘗與臬司官交章言事謫太和山佃戶至則躬自耕作人所不堪而處之裕如凡

十年 仁宗即位詔吏部起用會 晏駕不果

吳寬撰墓誌

宣德初召爲監察御史巡按江西疏言帝王之學莫先于明理明理在于讀書讀書貴乎知要惟真德秀所著大學衍義載聖賢格言而且切要乞常御經筵講說庶知孰謂道義可遵孰謂嗜欲可絕孰謂忠賢可親孰謂邪佞可遠孰謂民利可興孰謂民害可革古今若何而治亂政事何由而得失等語疏入或謫其語以動上上怒逮繫至京并籍其家下詔獄者五年

英皇御極察公忠直 詔復舊官并釋家屬公以父母藁葬且

未成服哀乞歸殯終喪不允明日復上章言益痛切有曰古
人立德必以孝爲忠聖主任官必求忠于孝俾不克居喪之
子而求爲伏節之臣是欲以負叛之臣而求爲順歸之士也
豈公論所宜容盛世所宜有自當投諸四裔尚可列諸士朝
加諸官爵邪 上嘉其誠詔許之御史河東薛瑄重其累親
以忠感君以孝作文送之有勁節苦心如金更百鍊無改色
殆可匹休古人之語

陞福建按察僉事閩人素畏公相戒不敢犯法諸軍衛厲民者
痛繩之泉漳諸郡多淫祠謂其瀆禮不經悉毀之旣而得寒
疾不能理事民有謠曰山櫛節題神焉係之公厲乎神亦自

厲之旣沙尤盜起巡按藩臬皆被罪公獨以疾免民復謠曰
拒杯貉麀公我糧服公毆我肯自求多福居閩七年年幾七
十懇疏乞歸自號退翁杜門不接雜賓不談時事 並年譜

公平生屢涉奇禍皆人所不堪者而江西之禍尤烈闔門十六
口皆錮獄中父旣庾死而群從子弟幾就夭室當是時陳氏
之不絕者如綫况其始也出于編置流徙之餘而其繼也又
執法抗論以蹈必死之轍於是知公之心誠安焉久矣然公
之孝友足以厚倫理材識足以斷政事氣節足以厲風俗其
存其亡關乎天下者甚重人之哀之不啻乎死生進退之間
而已

李文正公哀詞跋

國朝文臣忠直不以死生二其心者二人焉安成李公時勉吳
郡陳公祚東坡謂劉元城爲鐵漢于于二公亦云

漫錄

崔恭

莊敏公

公字克讓直隸廣宗人正統丙辰登進士第除戶部主事提督
延綏邊儲節有能譽及還遇例汰冗官在列家宰郭公璉見
而異之進陞郎中乙丑六載考最知萊州府事公至巡行屬
邑撫良善去貪暴尤加意學校增修廟堂齋舍生徒便之正
統丁卯登萊大旱飛蝗公遣使捕之一如古法且焚且瘞蝗
盡乃止及發郡縣倉勸富民粟賑之奏免膠州即墨諸逃戶

芻糧民賴全活乙巳北虜入寇逼京師公括所屬機兵雜民
壯爲什伍入援京師是歲巡撫議城臨清檄發郡夫公以方
春民且乏食未即應命及秋期命復下公始以郡民赴役適
中其會人服公之先識公治萊六載威惠大行萊人謠曰古
之楊今之崔後數年山東大饑萊之父老相語曰使崔公在
我輩何至此極邪具公羨政立去思碑於楊震祠中

景泰壬申陞湖廣布政使初布政以下魚菜油燭茶果之類咸
取辦於下公至諭其寮屬革去之苗蠻侵武岡巡撫三司議
進兵公督饋餉訓練民兵往助之苗卒效順岳州謀報公安
劔利流民擅相殺害公令於下曰願附籍者收之不願者俟

秋成遣歸事不迫而民稱便未幾遷江西將行官舍器物一無所取篋中惟大明律書數冊衣數襲而已比至闕理問獄囚無病死釋陷盜良民活者甚衆寧王與弋陽王交怨公始見陳天倫同氣之義王爲改容二府由是始平又作均徭法量地之要散計役之輕重而爲之任一歲之勞者有九年之佚至今行之

天順戊寅改左副都御史巡撫南畿所至郡縣進諭耆老令人得盡言周知利病崑山民王凱素無賴利別籍所遺田產自冒爲軍御史信之連坐隱蔽者二十四人悉配蘇州衛衆乃白公公下有司集里老爲覈其實事遂白竟坐凱以罪二十

四人者悉復爲民吳松江江舊設澇清夫天旱則隨潮開閘引清水灌田水大則泄之以防滄沒後漸廢弛沿江之民歲被淫潦公發崑山嘉定吳江上海四縣民浚之不踰月功成民至于今賴之

並陸容撰行狀及吳文定公辨誣記

天順庚辰召以爲左侍郎 上與李賢論六部官曰姚夔崔恭何如曰二人才器異日皆尚書之選

天順日錄

公在吏部精選舉嚴考覈置勸懲簿以錄天下人材賢者必言于冢宰王忠肅公用之否必指其實黜之有憑藉聲勢相干者不恤也若前知府張瑄王宇林鸚輩皆待以殊禮而旌其賢能翰林侍講彭教李傑編修張元禎國子司業費簡皆公

品題于未遇一無所失人謂公有藻鑑鈞衡之具

尋改南京吏部尚書兼勅叅贊機務公與成國公同心共事軍民畏服都城賴以為安無何致政歸不入城府靜坐一室教子孫讀書而已為人開爽光霽好善嫉惡出於天性與人言開心見誠遇事剛而能斷至其汲引後進愛惜人材意尤倦倦

並狀

文襄之政寬而理莊敏之政嚴而明故文襄之在東南財賦贍

治國裕民安莊敏繼之事興冤雪吏畏民懷

吳伯通二卿祠錄

李秉

襄敏公

公字執中山東曹州人正統丙辰舉進士天順初歷進都御史巡撫蘇松先是陳泰知前免租之詔恩未得均乃推廣調停之令以五升之田倍其賦而官田之重者止取正額於是澤始均而賦不損上下咸便富者亦不然也公繼巡撫一守泰之制民益安之至其後遂不復改公有大臣節人至于今稱之

蘇州志

初公以都御史巡撫宣府張鵬以御史巡按有武臣私役士卒公將劾之故事都御史不理訟獄公以屬鵬親詣之鵬不可曰鵬非公問刑官也強之再三必不可乃自為奏劾之事得下御史鵬曰今乃可理耳其後鵬與楊瑄俱以言事得罪謫

成兩廣詔詞嚴峻曰亡則殺之命錦衣衛林千戶監行二人
同手梏行坐有妨朝不謀夕時公復巡撫南直隸瑄咎鵬曰
若於是時少貶李公今日能不少視我乎未畢傳呼者至問
誰爲二御史頃之公至見二人同梏哭不能起命左右寬之
二人曰吾輩死則已矣其敢累公此係錦衣衛親封且有邏
者在後事且不測公曰何傷如 朝廷有責吾自當之所過
州縣以公故皆飲食之或餽之贐公自解帶貽之二人安然
得至戍所

公與王竑俱號一時名臣二公俱致仕居鄉竑高自標崖岸非
其人不與交公出入閭巷每與市井人對奕終日無忤竑曰

朝廷大臣而與閭巷小人遊戲何自輕之甚公曰所謂大臣
豈能常爲之朝野固自不同何至以官驕鄉人哉其不同如
此 並守溪筆記

數十年來大臣以直道去位爲時望所歸者兵部尚書河州王
公吏部尚書曹南李公三原王公不二三人 石崇文稿

甲午紀功宣府嘗問彼處鎮巡文武大臣功業德惠在人耳者
武強侯楊公洪都督譚公廣侍郎劉公璉都御史李公秉葉

公盛

園雜記

後有貞 武功伯

公字元玉直隸吳縣人自少肆力經世之學凡天官輿地形獄
軍陳河渠方畧靡不探究 宣德甲寅舉進士改庶吉士授
翰林編修詔脩 宣皇實錄進侍講正統初上言承平久宜
修邊防 上嘉納已巳分遣文臣守要害地有貞得河南假
便宜行事作鎮彰德民聞變率竄匿山谷招復業遂糾義兵
爲京師聲援京師戒嚴召還景泰元年充經筵講官二年陞
右諭德兼侍講會河決張秋沙灣先是治者率築堤以防洪
水至築輒壞更七年績用弗成詔拜有貞左僉都御史往治
至則散遣其疲卒與之期使來且量地遠近而日遣之乃乘
小舟究河源流踰濟汶涉衛沁循大河導濮范還始度地行

水而前遣卒皆如期來乃上䟽言水之性可順以導不可逆
以湮蓋河自雍而豫自豫而兗土益䟽水益肆而沙灣適當
厥衝於是決焉以奪濟汶入海之路而諸水從之以泄隄潰
渠淤潦則溢旱則涸此漕運所由阻也臣請首䟽水勢勢平
乃治其決決止乃浚其淤因爲之方以時節宣後乃亡患制
曰可爲作制水之閘䟽水之渠渠起張秋金隄之首西南行
百里至於大渚之潭乃越范暨濮上而西凡數百里經澶淵
以接河沁水勢旣平命其渠曰廣濟閘曰通源凡河流之旁
出弗順者則堰之由是水不東衝沙灣乃更北出以濟漕渠
之涸阿鄆曹鄆之田賴以溉者百數十萬頃乃作大堰其上

捷以水門繚以虹隄導汝泗之源而出諸山匯澶漢之流而
納諸澤濬漕渠數百里復作閘於東昌之龍灣魏灣者八積
水過丈則洩之皆通于河以入于海三年功成擢左副都御
史

八年景皇帝不豫都督張輓張軌武清侯石亨太監吉祥共謀
復辟以問大學士許彬彬曰此社稷功也彬老矣無能爲也
盍謀之徐元玉其人經濟材也天順元年正月己卯夜亨軌
就問計有貞曰太上北狩以赤子故非遊畋也今天下無離
心能奉以復辟此天人同符也因互陳籌畫亨軌去越二日
辛巳夜復來有貞升屋覽乾文亟下曰時在今夕不可失也

亨軌唯唯去有貞焚香祝天訣家人曰事成社稷之福不成
家族之禍吾去矣歸耶人不歸鬼矣遂潛會亨軌軌吉祥及
鴻臚卿楊善盡收諸城門鑰夜四鼓開 皇城門納兵直官
衛士咸錯愕不知所爲兵盡入復鎖諸門匿鑰水竇中進簿
南宮城門鐵錮牢扣之不應有貞命壯士踰門入與外兵合
毀墉墉壞門啓亨等入 太上皇燭下獨出亨等俯伏合聲
請 陛下登位有貞命兵士舉輿來兵士咸顛栗莫能舉有
貞手挽之前遂掖 太上皇登輿顧問曰卿爲誰對曰都御
史臣有貞 太上皇遂升奉天殿悉開諸城門久之辨色鼓
鍾鳴群臣入及朝始知爲 太上皇咸驚喜群情始安即日

陞翰林院學士掌文淵閣事尋陞兵部尚書進柱國封武功伯賜鐵券文多不載一日數召對使者絡繹于道 上時又席以伺恩寵隆渥有貞感知遇以身任天下條奏剴切無復顧慮施行若流一時威權震赫百僚畏忌而曹石等始嫉之初朝廷批旨皆閣臣調進旨稿留閣中號絲綸簿後中官收簿司禮監有貞請復故事還簿於閣宦者權益衰怨有貞而曹石等私謁多不從凡所陳請復諫止節縮由是益恚怒御史楊瑄劾曹石奪民田 上曲宥之乃曹石疑有貞所使也愈憾有貞數巧辭激 上怒上殊不為動 上時時屏人與有貞語中官伏人竊聽之以告上 上曰何自知之對曰此

有貞宣言之 上大驚始疑久之讒益深 上愈怒有貞亨

吉祥因竊造封事誹毀朝政假給事中李秉彛名上之時秉彛以丁憂去逮至拷訊死曹石因言此有貞怨望使所親馬士權等為此而假託以滅口耳遂捕有貞并士權等下獄雜訊之 上猶念功出為廣東左叅政乃曹石必欲殺之復上急變追下獄備極考掠竟亡狀士權曰今欲吾等何所承耶刑官曰徐有貞謀逆汝等同謀耳士權大呼曰徐有貞欲使今 皇帝為堯舜之君今百姓為堯舜之民如此而已不知其他獄久不成適承天門災 上悟出有貞安置金齒為民至滇寓僧舍中日讀易而已居三年詔還田里家居杜門謝

客曹石敗始出遊湖山以自娛自稱天全居士 憲廟即位
詔賜官帶間住公文章雄奇詩效李白所著有史斷及文集

若干卷

並獻實

公夙負高才談鋒文氣並英邁莫敵治水章秋載免汎溺之患
贊決鉅策忠重捐軀寔寓載朗晝日三接遂爲儒臣之極遇
一時廊廟大謨畫悉預參裁朝野聳望讒搆中作幾墮於死
賴 天子明聖得從末減隨返桑梓能以憂患自外放情絃
管泉石之間若忘其先貴賓侶乞文崇朝全集援毫數行輒
重收去用是亦不落莫議者謂公人物殆是四海鉅望不但

爲吳之增重

楊循吉吳中徃哲記

司馬相如言有非常之人而後有非常之功信哉若武功伯者
今之社稷臣也方其鎮彰德治水張秋其材已槩見矣 景
皇帝之不豫也 英廟錮於南城大臣倡易儲之議朝野皇
皇人懷異心公獨奪其智勇與二三武人夾機定策取日虞
淵呼吸之頃天下晏然此豈瑣瑣常人所能哉及其秉鈞執
昨茅土晝日三接舉國而授之以政訐謨贊畫方將立致其
君於堯舜而僉壬側目巧言如流卒以遠竄甚哉小人之能
傾人也吁可畏哉曹石旣敗英皇數欲召用竟沮於李相賢
而世之議者又多詆訾公謂少保于公之死出公意此與兒
童之見何異夫南城之錮易儲之議 英皇之欲甘心于少

保久矣公何與耶或者又謂英皇北狩時公嘗倡議遷都金陵此誠踈繆然議竟不行未嘗壞天下事也以公之功而不免雌黃之口世之君子無公之才之功而遭讒受誣生有鼠殛之禍死有汨沒之譏者豈少哉

獻實

皇明名臣言行錄新編卷之三十一

外集

皇明名臣言行錄新編卷之三十二

外集

劉鉉

文恭公

公字宗器直隸長洲縣人生彌月而孤童卯即有志向學授徒里中從者甚衆言動規模如宿儒性孝友母遘疾剖腕肉以進事兄若嚴師雖加楚毒不敢怨

永樂戊戌以善書徵入翰林明年中鄉試授中書舍人宣德已

酉與修兩朝實錄成賜白金文綺陞兵部車駕主事仍蒞事內廷正統戊午與脩宣廟實錄成進翰林侍講

正統戊辰詔擇進士穎敏者爲庶吉士屬公教之公慨然以師

道自任俾力追古作一字未愜經月不置大有所造士多以文學稱已已進侍講學士景泰庚午主考京闈及揭曉盧龍軍士劉宣第一同事者欲更之公曰朝廷立賢無方不可乃止公未沒而宣已第進士矣初置經筵官公特首選數賜白金文綺寶鏹甚厚

壬申春缺祭酒衆難其人大學士高穀以公學行老成薦命爲國子祭酒士類懽然稱得人公曰士子若室女當保愛之於是定課程示教條旦暮講學不懈六館之士肅然明年丁內艱去服除仍拜祭酒天順改元上復位念宮端必求宿德儒無踰公者遂陞少詹事日侍講讀輔導惟謹忽一日不

至云已捐館矣上聞計嘆曰安得學行醇篤如斯人者遣禮部侍郎李詔諭祭于家年六十有五

公性介特儉素立身以不欺爲主已貴而猶儼居隘陋裕如也祿賜之餘必分惠宗族故舊之貧者僚友卒而乏者爲具後事復教其孤有病吏公憐而舍之公家人亦染其疾或請遣之弗聽已而皆愈鄉人有逮繫不能明者公爲白其冤其人懷金以謝公曰吾直爾公也豈爲私邪遂感泣而退立朝無惰容不以寒暑久速少變亦其志之堅定也楊文貞文定皆器重之數稱道不置家訓素嚴仲子瀚以進士使南方戒之曰見利毋苟得也比還閱其衣篋無他乃喜曰無玷吾門

名臣言行錄卷之三十一
二
矣平生博極群書善工古文詞時群公聚于朝以意氣相雄
長公獨退然沉毅不與較有假菴稿若干卷藏于家

並李賢撰神道碑

景皇即位楊翥以郕府長史來朝主鉉家時翥以舊學入見內
殿其還也手疏言鉉及呂原可大用 景皇以授太監宋某
曰俟有缺言之會宋病召醫盛叔大治之病愈問醫何許人
曰蘇人也曰長洲有劉先生者識之乎今爲何官盛以爲劉
某窻也曰爲吏目曰非也翰林侍講耳盛曰劉學士古板人
也宋某曰 上亦知之且將大用之矣盛退以告鉉且邀與
同見鉉訝之曰必翥之言也主於我而害我如此耶卒不往

時易儲之議漸萌而禮部兩亞卿俱缺宋乃出手疏於 上
上令大學士陳循等擬鉉以進江淵不悅乃退與內侍曰鉉
素不能幹事不可用編修薩琦一日報易儲宜俱勸進鉉曰
國子監諫止則可勸進則不可遂止後 英廟復辟閱諸疏
見勸進無國子監名問徐有貞曰祭酒何人官幾年矣有貞
以鉉對乃召對文華殿 上曰卿可遂傳東宮乃擢少詹事
後鉉以完名終今 上以宮傳見錄其齋祭至尚寶正卿人
曰此不能幹事之效也

守溪筆記

先生簡靜端確士也又在翰林初爲祭酒人或以不更事爲先
生疑久之始大服嘗見呂洪御史言先生一日家中作祀事

忽外間有云閣老使人來言有保薦矣先生不怡者終日曰爾自保薦何與我事蓋先生與高最厚高初以有旨即應入謝欲先生知之耳蓋出無心而先生云云如此則其爲人可知已

葉盛水東日記

先生一日出送同官之任南京詩一律詩成左右莫不感動其詩曰一樽傾罷雨瀟瀟客思離情總不消廿載禁林同侍講五更青瑣共趨朝西風鴻鴈南歸急落日雲烟北望遙此際送君無限意踈踈楊柳玉河橋

呆齊存錄

練綱

字從道直隸長洲人大父則成洪武初御史以直言受旌賞公以宣德乙卯鄉薦會試下第入國學歷事都察院正統己巳英廟北狩景皇帝即位上中興要務八事一謹天變二急先務三正軍法四布恩澤五廣言路六屏奸邪七公薦舉八察群吏冬十月也先寇京城復上勤王急務謂虜勢猖獗非直要求金帛而已未必不欲效金人以汴宋待我也國家輿圖之廣倉廩之實甲兵之利固非宋比然求如种師道李綱其人亦未多見乞遴選武臣授以方畧俟其深入乃奮擊之勅邊將勒兵內向邀其歸路設有倡爲和議緩於武備且請南遷以圖偷安者即爲姦臣宜急加誅以爲衆戒疏入上

名臣言行錄卷之三十一
四
奇其才即日授監察御史命施行之

景泰改元上時政五事辛未巡視兩淮鹽課按劾趙駙馬不法
權貴歛戢壬申還朝賜宴光祿寺以示優異復上軍國大計
八事皆見嘉納時吏部缺尚書上命舉其人綱言左都御史
王翺嚴公峭直右副都御史年富操履端方大理寺卿薛瑄
持正不回擇而用之庶能品藻人才 上乃召王翺爲吏部
尚書以年富爲戶部而薛瑄亦相繼大拜

先是京師有警召募四方丁壯隸勇敢營戍久多逋逃大臣請
治其罪編之尺籍綱上言召募之初諭以大義且許事定遣
歸故健夫勇卒雲集京師爭先自効淹留日久恩寵未及饑

一
寒迫身勢必逃避且今犯大辟者尚原其死俾隸尺籍何至
使應募之民與之爲伍刑賞失中莫此爲甚搜求大急恐生
他虞蕪之邊務尚殷急於用武他日召募誰其肯從有詔不
問得歸復者數千人

甲戌巡按福建時官臺山民聚爲盜渠魁未獲而逮繫脇從綱
釋之趣師勦捕追咎典守者坐是忤衆按察使楊珏乃誣撫
綱于朝當道者多忌綱左遷陝邠州判官再從甘州前衛經
歷部符未下綱已丁艱歸賦性剛鯁嚴於嫉惡遇事輒盡言
院中語曰歐寧手練綱口

立獻實

公獻中興策及抗劾群臣玉陛宣宥猶不能奪其直論巡淮獨

按李駙馬罪觀其軀幹僅如中人而機慧內朗吏牘精通一措足未嘗不以公法自律再巡福建按一布政使被中解官歸然綱鯁之風沒齒不屈

吳中徃哲記

夫御史以言爲職而世之人多喜循默惡鯁直至不能容其身者何哉廉耻喪而賢否淆國是晦而士風壞也綱以太學生慷慨論家國大計搏擊糾彈臺諫爲之風生亦可謂能其官矣然竟以此擯棄一斥不復大剛則折又奚足恠乎

獻實

黎淳

文僖公

公字大樸湖廣華容人少苦學從父宦遊與兄資深相師友天順丁丑舉進士第一授翰林修撰預修大明一統志癸未同考禮部會試 憲宗即位克經筵講官丙戌遷左春坊左諭德丁亥修 英宗實錄成進左庶子丁酉修資治通鑑綱目成遷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侍讀 孝宗正儲位日侍講讀戊戌擢禮部右侍郎丙午改南京吏部丁未滿九載遷左侍郎戊申始擢南京工部尚書尋改禮部

公性耿介寡合尤好直言居官屢除弊事初入翰林有言被謫者即以書抵當道請救其人當道者雖不能用然心實重之考順天鄉試時有試卷奇甚後場不類疑有弊勾稽墨卷果

膳錄生截卷狀按其事而取是卷爲解首則名士馬中錫
也人皆稱服嘗見天下鄉試錄多舛繆或犯國諱請治考
試提調官罪且申定格例行之至今在部不受私覬不行請
囑允慎形跡事涉矯詐輒窮本末必黑白乃已聞人有玷行
雖所甚愛必摧抑不曲爲庇覆下至胥隸亦畏憚不敢犯素
儉朴患鄉俗好侈躬自裁抑昏葬飲宴之禮人多視以爲則
重倫尚節痛遣祿養極嚴廟祀兄嫂卒其孤民獻及女皆幼
育爲已子嘗歸省至臨清適山東按察副使董國器妻死而
董使未還特使人舁其柩以歸太常卿余孟亨卒家貧倡鄉
宦合賻俾襄葬事鄉吏鄧祿寓銀數十兩後祿死藏所寓物

無人烟吉攬轡四顧悲憤慨然有削平之志至廉州內官監
珠池者方繫數十人徵賄箠擊幾死吉嘆曰民幸不死賊手
者又死于此何忍也盡釋之凡黨內官者悉寘之法進擊雷
州賊破之斬首數百級奪還人畜亡算因條平賊方畧奏之
上嘉嘆降勅獎諭

陞副使委總廣東軍務賊掠惠州河源縣督兵敗之賊走清遠
守將都督僉事張通與戰不利吉馳救賊見其幟呼曰毛家
軍來矣遂潰斬首三百級踰月廣州新會縣告急吉敗之火
礮斬數千級賊走陽江縣營于雷岫山峒進擊敗之賊棄營
走山上我師乘勝突入其營陣亂賊乘之師遂潰吉勒馬持

刀大呼曰劊住師潰已不可遏從騎勸吉避走吉叱曰爾去
吾誓不與此賊俱生奮而前揮刀斫賊不已力屈被害成化
元年三月一日也是日晝晦烈風雷雨大作山谷震動踰七
日得屍貌如生事聞贈廣東按察使遣廷臣諭祭賜其家米
四十斛布四十疋錄其子科爲國子生

兩廣數苦蠻賊流劫任事者賊至僞不聞聞亦不往往亦不戰
戰亦不力甚者十餘賊驅子女數百過城下亦莫肯以一矢
相加逮賊去乃始耀兵入墟落殺掠齊民以爲功邀爵賞朝
奏捷而夕告急覆師棄城走弗問也獨一毛吉如兩廣何哉
並獻寶

程敏政

公字克勤直隸休寧人父信襄毅公始以河間弟子員舉進士
官至南京兵部尚書襄毅既貴復還休寧公襄毅長子也生
而蚤慧人方之孔文舉李長源十餘歲隨父叅政蜀藩方鎮
大臣以神童薦之朝 英廟喜其應對拜起如老成人 命
賜食 詔館閣試之即日賦 聖節及瑞雪詩并經義各一
篇援筆立就文采粲然諸閣老皆嗟異之暨進呈 上喜甚
詔讀書翰林院官給廩饌時大學士南陽李公賢安成彭公
時皆當世碩儒就之講授李公尤加愛而以女妻之踰冠舉

進士中成化丙戌科第一甲第二授編修同修 英廟實錄
已丑春同考禮部貢舉校勘大明一統志洪武正韻正韻請
以吳沉序者爲定本尋同修續資治通鑑綱目如宋石守信
王審琦不預陳橋之謀周韓通李重進書死節開寶八年李
煜降始罷分注書正統張世傑死之下始書宋王之類皆公
筆也書成遷左春坊諭德決宋藝祖太宗授受千古之疑取
李燾宋史長編元史臣歐陽玄等宋史本記以爲正深黜陳
桎胡一桂之謬別著宋紀受終考三卷乙未 詔侍講經筵
尋兼 皇太子講讀

孝廟踐作叙進宮臣遷詹事兼侍講學士 茂陵功將訖 詔

議 憲宗皇帝升祔當定祧遷之制 孝穆皇后神主當有
奉享之禮公與英國公張懋襄城侯李瑾等定別廟奉遷之
議 上皆從之弘治戊申同修 憲宗實錄初開經筵 詔
文華殿講讀 上初即位雅重 講幄儒臣呼先生而不名
講罷有金織袍金帶之賜 慰勞甚至儒者榮之
時詔議從祀孔廟諸賢公上疏言廟廷祀典所以垂世教淑人
心必文行名實兼副有功聖門者庶足以稱若非其人不可
輕與若戴聖身陷賊吏劉向講誦方術賈逵附會圖讖致顯
馬融爲梁冀草奏殺忠臣李固何休春秋解詁黜周王魯王
彌何晏倡爲清談王肅女爲司馬昭妻佑昭墓魏杜預守襄

陽則培尅以饋遺諸貴破吳則盡殺江陵譏已之人諸子於名教得罪不小夫守遺經者若左丘明公羊高穀梁赤之於春秋夏侯勝孔安國之於書毛萇之於儀禮后蒼之於禮記杜子春之於周禮可以當之請黜戴勝等八人褫爵罷祀而加后蒼封爵與左丘明一體從祀及考孔門弟子見家語者顏回而下七十六人而司馬遷史記多公伯寮秦冉顏何三人文翁成都廟壁畫多蘧瑗林攷申棖三人伯寮愬子路而孔子嘗稱瑗爲夫子決非及門之士攷雖嘗問禮諸家皆不載弟子之列秦冉顏何疑於字畫訛謾臣請缺之詔下其議尋命教庶吉士遷太常寺卿仍兼翰林院侍講學士掌院事

兼修 玉牒時有上書請以宋儒楊時從祀孔廟者詔下廷議公上疏曰臣竊考伊洛淵源稱其造養深遠踐履純固及其學程而歸程子有吾道南之許一傳而得豫章再傳而得延平以授朱子號爲正宗胡文定親承指授而春秋傳作張南軒上泝淵源而太極義闡心學所漸悉本伊洛則龜山傳道之功不可誣矣當京黼柄國躋王安石于配享位次孟子而頒其新經以取士尊安石爲聖人不復知有孔子誦新經爲聖言不復知有古訓龜山首請黜其配享廢其新經請罷綱運以收人心斥和議以張國勢竄權臣以正邦憲培主德以崇治本則其衛道之功亦不可掩今朱張咸在侑食之列

獨其師及不預焉誠爲闕典宜以龜山躋于從祀列于東廡
司馬光之下胡安國之上其應封伯爵行移翰林院定擬仍
行國學及天下學校一體從祀從之尋丁母憂服闋轉詹事
兼翰林院學士陛見後遷禮部右侍郎侍 皇太子講讀
已未春主考禮部貢舉未揭榜給事中華昶劾公鬻題賣士有
旨付 詔獄昶累公累疏請致仕且引咎自責乞釋昶以全
諫臣獄上時以風聞流言無迹可指而同列有右昶者再疏
劾公公聞之曰吾所以不深辯者顧存大體耳今言不置豈
欲但已邪乃請與 廷辯昶語塞事釋仍因公前請 詔致
仕而盡斥言者未行卒年五十五贈禮部尚書

公秀眉長頰風神清茂於書無所不讀文章爲一代宗匠天稟
既高而又上沂伊洛淵源深探而精擇嘗合考朱陸二家始
異終同爲道一編其造詣槩可見矣 經筵進講篇終必有
規諫諷切深至一出於至誠忠愛故 上每欣然嘉納接士
大夫不以才自賢升其堂者屬談不厭叩之者不能測其涯
涘雖遭多言至於逮繫未嘗有幾微不平意所著有篋墩續
稿三卷新稿共百二十卷行素稿一卷編類 皇明文衡一
百卷蘇氏檇杌若干卷道一編六卷迎賢奏對錄若干卷新
安文獻志一百卷宋逸民錄十五卷修程氏統宗譜四十卷
程氏貽範集四十卷附注真文忠公新經三卷子壘以襄毅

名臣言行錄卷之三十一
公功官錦衣副千戶贊曰君子修身以俟命身修矣而禍患
毀謗之來有不可禦者豈非命歟若張欽夫之不壽呂伯恭
之痼疾蔡季通之竄死朱元晦之追奪豈其自取之邪况竊
鐵妄意於隣叟盜金見誣於同舍自昔然矣噫克勤而罹此
悲夫
並沈東之撰傳

皇明名臣言行錄新編卷之三十二

外集

皇明名臣言行錄新編卷之三十三

外集

儲懽 文懿公

公字靜夫浙江海寧人族本毘陵元末始徙海寧公生而穎異
六歲讀書過目成誦九歲善屬文選克州學子第員十六應
鄉試名聞京師成化乙亥年二十三王淑人疾刺股救之卒
時尚未室家貧無資極力塋墓每日伏哭塚上夜則苦讀成
化癸卯舉應天鄉試第一甲辰會試禮部第一觀政吏部太
宰濟南尹公欲選爲屬公懇求便養遂授南京吏部考功主
事尋陞郎中弘治甲寅太宰鉅鹿耿公奏改吏部考功郎中

公留意人才考注臧否無不由當一時人士竦然戒曰儲君陽秋可畏居南部時考察庶官雖執政親戚不職者咸無假借天下服其公丁巳擢太僕少卿次年遭丁內艱去辛酉起復補舊職禁吏迎送除民苛費及馬政積弊乙丑陞本寺卿首舉馬政便民者四事疏于朝語在奏議中悉見施行譽望日重性狷介寡合執政不相悅奏擢都察院左僉都御史總督南京糧儲釐革倉庾宿弊裁省供費及條陳應議四事多所惠益正德戊辰擢戶部右侍郎己巳遷左侍郎督京儲其蒞政一如南都沉靜端毅中貴同事者咸見嚴憚時逆瑾用事稱公爲先生而不敢慢庚午春以疾乞休詔賜乘傳

還同事太監蔡用素重公廉餽白金五十兩爲贖辭不受冬十月仍起爲左侍郎辭不就

壬申春復起爲南戶部左侍郎時四方多故京儲虛耗公籌畫深遠務善後圖祭酉正月改吏部左侍郎時方望其大用而公卒矣公體貌清羸若不勝衣端默簡重凝然臺閣之器爲文簡古多思尤深於詩冲澹沉蔚兼晉唐之風士林重之好賢惜才凡海內知名士咸見推引阨窮弗達者必思振起之辟遠非類不惡而嚴未嘗有不善人至其門也邵文莊公嘗語人曰持身當以柴墟爲方終不爲匪人累其見推重如此每與學士大夫語必政事文學等事否則端坐終日而已居

常與家人言亦恒引古賢孝貞烈故事爲訓絕無燕昵語事親至孝侍郎公年八十顧慮周至四奉勅誥平生鬚髮爪甲不敢棄遺竟以殉歛其謹身慎行此可類推已晚爲朝廷倚重故誥辭稱其雅操不群長才傑出學有本原志存貞固簡在固已切矣年五十有七所著有柴墟文集若干卷奏議一卷駟野集一卷

並顧璘撰墓誌

王守仁

公字伯安浙江餘姚人少穎異絕倫有逸氣舉弘治己未進士時有彗星及北虜猖獗上疏論時政極剴切明年授刑部主

事差徃淮甸審囚多所平反尋移病歸越即陽明洞闢書屋夜誦五經及先秦西漢書文益工甲子聘考山東鄉試復改武庫司主事正德改元逆瑾竊柄械至南京給事中戴銑等下獄上疏乞宥之瑾怒矯詔廷杖五十斃而復甦謫貴州龍場驛丞行至錢塘度或不免乃托爲投江潛入武夷山中銳意遠遯遇異人戒之深然其言遂赴龍場始至芟叢棘間民始伐木爲屋乃扁爲何陋軒君子亭玩易窩以居之時席書官貴陽稱聖學復睹從遊者衆

庚午陞知廬陵乃籍制選里正三老委以詞訟坐視其成囹圄清靜是冬入覲陞南京刑部主事與湛若水等訂共學之盟

尋改吏部驗封主事歷進考功郎中而學益不懈

癸酉陞南京太僕少卿值留垵多暇專以良知之旨訓後進必暢本原恒語諸生曰不患言謗惟患以身謗即閭閻小豎咸歆豔慕思滁水之上洋洋如也

並雷禮太僕寺誌

南贛賊發朝議用兵兵部尚書王瓊薦公遂陞僉都御史鎮撫南贛汀漳等處公至倡爲三廣夾攻之策收橫水左溪桶岡泃頭之功身先士卒撫勦並行雖軍旅擾擾而講學不廢贛人物與賊通乃立保甲十家牌法及行鄉約教之禮讓

時宸濠謀不軌令舉人劉養正說從學守仁笑曰殿下能舍去王爵否旣而使門人冀元亨與濠講學以察其微元亨至語

矛盾濠怒遣還於是守仁住閩勘事至豐城知縣顧必具言濠反狀欲南至吉安值風惡聞濠亦發千餘人來迎乃密禱舟中誓死報國薄暮覓小漁舫微服而行留麾下一人服冠服以待濠兵追之不及乃爲間諜僞奉密旨命將出師潛伏要害復取優人數輩以公文置袷衣絮中令其飛報軍情至吉安撫慰軍民上疏謀反等狀仍督知府伍文定等調兵會計軍需檄濠罪惡於是濠覺爲守仁所欺聲言取南京留萬餘屬腹心守省城公督各府兵分進奪其巢穴仍分兵四路躡濠後無何濠果出攻南康九江以及安慶公馳攻省城克之仍分督各兵疾進與賊鏖戰數日擒斬溺死者數萬至樵

舍濠計窮遂就擒公既復南昌下令除留守之黨封府庫之財收劫取之印安脇從之民釋被劫之囚表死難之忠方議獻俘京師而邊將許泰江彬內臣張忠俱至爭功密疏欲併害公武宗駐驛南都公進退維谷賴內臣張永察公無他備言其忠於上誣不行仍命督兵討賊

嘉靖改元召陞南京兵部尚書封新建伯尋爲當路所忌六載不召六年廣西思恩田州二府土官岑猛構亂兵部侍郎張孚敬桂萼同薦公堪任桂素不喜公勉從張請得允馳檄授總制軍務公上疏舉尚書胡世寧李承勛自代不允公建議進兵行勦之患十罷兵行撫之善十與夫二幸四毀之弊乃

撤防兵解戰甲諭威信受來降杖土目復岑後設留守而思田遂平思田旣平公又按視斷藤八寨諸峒數十餘巢皆猥賊結取流劫屢征不服公乃檄守巡命土官分兵布哨擒斬賊酋黨與遂破諸巢移衛所制諸蠻設縣治增城堡皆保治安民之要事甫竣而公不起矣後奏至孚敬稱公才畧不可及欲薦入內閣楊桂二公皆不樂桂且嗾聶能遷誣公行賄得薦兩廣上洞燭其枉下能遷獄杖死之後公計至桂復密疏遂削公伯爵并卹典贈謚至今以爲恨

公十五歲時夢中嘗得句云卷甲歸來馬伏波早年兵法鬚毛皤莫知其謂至是舟至烏蠻灘舟人指曰此伏波廟前灘也

名臣言行錄卷之三十一
公呀然登廟禮拜如夢中所見因讀夢中詩且嘆人生行止之不偶云

公天資絕倫少喜任俠長好詞章壯好仙釋既而好學以斯道爲已任以聖人爲必可至雖處富貴常有煙霞物表之思藜藿珍鼎錦衣緼袍大厦穹廬視之如一真所謂天生豪傑挺然特立于斯世者

並黃綰撰行狀

王守仁之奉命巡撫兩廣也不役一卒不費斗糧只宣揚聖德遂致田州思恩兩府頑民稽首來服雖舜格有苗何以過此若八寨之賊斷藤峽之賊又非田州思恩可比也天下十三省俱多平壤惟廣西獨在萬山之叢上險水迅其民三而

賊七頑民負罪逃入八寨則有司不敢追攝矣流賊避兵投八寨則官兵不敢誰何矣是八寨實四方寇賊淵藪也斷藤峽又八寨之羽翼也今守仁沉機不露掩賊不備數十年豺虎窟穴一掃而清之遂徙建城邑以鎮定之逋賊來歸不日且化爲良民矣或者議王守仁則曰奉命撫剿田州思恩也乃不剿田州則亦已矣遂剿八寨賊可乎夫大夫出疆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稷專之可也况有便宜從事之旨乎又曰建置城邑大事也區處錢糧戶部職也不先奏聞而輒興工可乎不知范仲淹之守西邊也欲築大順城慮敵人爭之乃具版築然後巡邊急速興工一月成城西夏覺而爭之已不及

矣爾時范仲淹若俟奏報豈不敗乃事哉守仁于建置城邑之役蓋計之熟矣錢糧夫役固不必仰戶部而後有處也不以爲功反以爲過可乎

宸濠謀反江西兩司俛首從賊惟守仁同御史伍希儒謝源誓心効忠不幸奸臣張忠許泰等欲掩其功以爲已有乃揚言曰守仁初同賊謀及公論難掩乃又曰宸濠金帛俱守仁等滿載以去大學士楊廷和尚書喬宇亦忌其功不與辨白而黜伍希儒謝源俾落仕藉守仁不辨之謗至今未雪可謂黯啞之冤矣

並渭崖疏要

石瑄

文隱公

公字邦彥直隸藁城人爲諸生時年未弱冠有文學名少帥李文正公每曰諸後進可託以柄斯文者其石氏季方乎舉成化丁未進士入翰林聲價益振歷任國子祭酒以身率人教嚴而諸生莫敢犯時武宗無嗣上疏請於藩中擇其親且賢者育于宮中代行溫清蒸嘗之禮武宗始狩宣大疏請回鑾曰六師不備遠違法宮內無親近之託外有事變之虞若鑾輿一日未返則臣子之心一日未安後百官相率諫南巡者罪且不測公上疏救之辭尤切直

進吏部尚書時承群小竊柄之餘政以賂成官以意授士習靡
然日趨于壞屬考察京官凡諸清議有干者多見屏黜賢
汰冗不及究所施而遷去前後所上封事士林多錄之其要
語則勸 上清心省事法堯舜之恭已無爲用漢文之與民
休息而已其諷 上力行王道辨別忠邪中才皆可用之人
不必求備平易有近民之實不必務竒治有端緒不必責効
旦夕之間事可包荒不必刻意淵魚之察人謂其爲救時之
藥石云

公入內閣有所論列多觸忌諱 上優容之有勲戚怙勢奪圻
內民地萬餘頃詭言國初所賜歲久失之今得焉以請旣得

旨圻民大怨公言于 上曰百姓爲業且久一日奪之恐生
變 上爲停前命仍給之民

公沉靜寡默居政府不輕發言遇事所難徐出一二語輒中節
有不當意者憤激見辭色間人或謂其過直或歎于雅量久
乃服之屢典文衡以平正簡要取士力去浮誇險恠之說文
體爲之一變其爲文亦稱是博極群書而根于理性意會心
契有已所獨得之妙世有非考亭之學者公力詆之曰微考
亭吾輩莫適爲學非之亦何所見第好名耳

並楊文襄公撰神道碑

公初居翰林已勵志不殖貨利及官冢宰黜陟公明弗爲權勢

所奪然緣是見忌改知制誥蓋前無此故事也作相後門無
私謁其剛方正直始終不變云公歷進少保武英殿大學士
卒謚文隱

讀書續記

喬宇

字希大山西樂平人成化甲辰進士身長偉貌聲如洪鍾博
學好文工篆籀負一藝者悉得延見獎拔遇事從容裁處待
官屬有禮馭輿臺以恩雖怒未嘗出惡言休休有容得大臣
體

楊遂菴閣老為中書時與公父職方郎中鳳相友善遣公受業

遠菴見公德器恒以公輔期之

歷進南京兵部尚書叅贊機務時武皇南征駐驛留都大將
江彬等統邊軍數萬扈從屯住京城彬怙寵跋扈權侔至尊
懷不軌心公獨任留守之重每事裁抑彬亦獨敬憚公不敢
肆一日晚彬遣兵官索各城鎖鑰城中惶駭不知所出督府
遣人來謀于公公曰守備者所以謹非常城門鎖鑰孰敢索
亦孰敢與者雖天子詔柰何督府以公言拒之竟寢城中帖
然彬每詐傳上旨有所求為日數十通公每得旨必請向奏
彬計遂沮鎮安都城保護大駕竟得回鑾建無前之功真
社稷臣也南都人至今思公不忘

今皇上入繼大統召公爲吏部尚書公舊官文選諳練部事至則正銓選抑奔競杜請託錄遺逸部政秩然與故老見素林公俊九峯孫公文幸庵彭公澤協心輔政朝廷改觀海內翕然倚重然皆不久罷去爲世道計者惜之

並紀聞

李承勛 康惠公

公字立卿湖廣嘉魚人弘治癸丑舉進士歷知南昌府時南昌難治劇賊驕藩內外孔棘公深畧雄才撫機輒應正德六年贛賊犯新淦執叅政趙士賢靖安賊據越王嶺瑪瑙岸華林賊破瑞州公廣調牒繕壁壘扼溪澗進戰擒胡雪一纜還府

華林賊又殺副使周憲公諭降建賊王奇約內應夜引兵舉火爲號大破賊斬首三千境內安輯公即上疏請蠲租八年姚源賊起江浙間執兵備吳廷舉總制俞諫請邊兵勦賊公曰賊乏食必掠裴源積粟請贛兵自德興南昌兵自岳源分兩翼伏裴源而令邊兵驅賊賊果走裴源大敗遁去太監黎安欲奪公功誣公竄賊詞大理卿燕忠訊廣信事白陞浙江按察使

陞都御史巡撫遼東遼故富饒無虜患自汪直開邊虜輒攜貳擾我開原懿路沅河三城極殘破公修築定遠慶雲古城鎮夷松山柴河六堡墩望百八十一所屯田千五百頃又修中

固鐵嶺及蒲河撫順諸城皆濬隍樹木爲阻固東圍稍寧進
公俸一等逾年請告

今皇帝即位起公南臺轉南京刑部侍郎進尚書又召入吏部
改刑部加太子少保上疏論時事改兵部尚書兼都御史代
胡端敏公公辭營務不允時田州岑猛叛兩廣騷動芒部沙
保又叛土魯番奪我哈密搖河西小王子歲入塞公與端敏
相繼本兵同心經理戎事頗戢公奏乞裁各省鎮守守備內
臣二十七人錦衣官校旗勇內府詭匠數千人此皆破祖宗
法依城社坐耗國儲朘民膏血 上嘉納累年積弊一旦剪
剔去

九年大風晝晦

上恐懼憂邊詔問公答曰聖祖有訓謹避胡

戎去歲冰合北虜盡入河套以故陝西邊患延寧固原爲急
甘肅軍餉專仰河東宜於蘭州及時糴貯以備河西災窘曩
時河西患苦土魯番今亦卜刺又深入兩寇夾擾孤危益甚
海賊套賊出入殺掠並經莊浪被其殘害急宜繕塞設險斷
臂絕踵使相隔絕兀良哈最近京師不善撫卹爲門庭之寇
雲南安奉之叛軍民困敝曠日持久恐釀成大患交趾世子
流寓老撾異日歸命請援或據地求封皆未可測惟用人理
財早爲警備以保社稷幸甚

騰驤四衛者詭冒依附奸欺不可詰公言宮府一體請官軍考

選清覈並如旗手等衛制曰可太監麥福言四衛禁軍隸兵部不便往歲彰義門破虜東市勦曹賊皆四衛功以直內故得號召易集下兵部再議公執言往歲之事正以兵權歸闈致亂彰義門之戰由太監王振東市之賊即太監曹吉祥諸闈語塞竟從公議

並淡泉撰小傳

皇明名臣言行錄新編卷之三十三

外集

皇明名臣言行錄新編卷之三十四

外集

李夢陽

公字獻吉本陝西慶陽人從父宦遂寓大梁年十八舉鄉試第一弘治癸丑舉進士授戶部主事倡爲古文辭以起衰陋斷自秦漢而止六朝以下弗論也時外戚壽寧侯張氏怙寵驕恣開張皇親店奪民庄田聲焰薰灼莫敢問夢陽上疏論之語極切直頗侵中宮 昭聖大怒 孝皇不得已下夢陽錦衣衛獄掠問辭氣慷慨無所撓 孝廟坐文華殿召見大學士劉健李東陽謝遷問李夢陽宜何如劉健對曰夢陽狂直

不足深罪 孝廟色變李東陽不敢對但叩頭而已謝遷從容對曰李夢陽雖狂然其心無他實欲盡忠於陛下 孝廟曰謝先生言是有 旨夢陽復職一日 孝廟獨召見兵部尚書劉大夏問日來外間事何如大夏對曰近釋李夢陽中外歡呼 聖德如天地之大 孝廟曰初下夢陽于獄中入皆勸朕杖之其意實欲殺夢陽以快中宮之怒使朕負殺直臣之名其不忠如此朕故釋之大夏曰 陛下此事即堯舜之心也夢陽既材高不肯同流俗人以是多忌之者進員外郎中久之遷江西提學副使振起古學力變士習時宸濠懷逆招致文學凡吏江西有才名者即啗以利否則威劫之以

夢陽有大名折節下之夢陽初不爲動久之墮其計夢陽不知也按察使鄭岳爲濠所陷而夢陽與岳素不相能岳旣得罪謂夢陽傾之也遂相訐奏夢陽閒住歸大梁濠敗辭連夢陽賴刑部尚書林俊力救得亡窮治乃後大學士桂萼方獻夫詹事霍韜暨撫按數論薦不用卒子枝善文賦有父風舉進士終海州判官

昔人言文章與時高下不其然哉漢氏去古未遠古文未喪然自遷向雄固而下亦鮮稱矣唐則韓柳宋則歐王蘇氏父子咸以所長擅稱而說者猶多低昂謂宋之不逮唐猶唐之弗逮漢也我 明文章發于金華數子而宋劉二公雍容述作

潤色鴻業特尚典則雖可麗不足而朴醇有餘要亦氣運熙洽使然也 列聖紹終人文宣朗暨弘治間李公慶陽以命世之雄材洞視元古謂文莫如先秦西漢古詩莫如初盛唐乃與姑蘇徐禎卿信陽何景明作為古文辭以蕩滌南宋胡元之陋而後學者有所準裁彬彬郁郁茂以尚矣李公材最高其人負奇氣傲睨一世以是得奇禍坎壈終其身世咸疾之如讐余嘗使大梁見李公雙瞳炯炯如電論古今終夜不少休嗟乎斯人也豈世俗所能容哉

並獻實

公朗暢玉立傲睨當世詩文卓爾不群晚乃沉覽諸家益濟弘博或失則僿抑矯枉之偏云爾當 孝宗朝言事意翕翕希

賈生代韓司徒草奏劾諸闖危矣賴武功康海脫其難視江西學政不能與俗俯仰躬陷縲紲誠亦負氣之過卒使遭讒擯棄伊誰咎哉空同文六十三卷可謂富矣

贊曰黃初響絕詩道中微唐興二傑大發厥機世豈不遠知繼者希桓桓李君生也實後上泝風雅志則多有一鳴驚人千古為友

並國寶新編

何景明

景明字仲默河南信陽州人八歲能屬文十五舉鄉試第三明年會試以文多奇字不第入大學北歸祭酒林瀚賦詩贈之

弘治壬戌舉進士授中書舍人乙丑奉 敬皇帝哀詔下雲南遠方君長及中貴人咸贈遺犀象玕貝謝弗受後逆瑾用事上書諸大臣言宜自振立以抑瑾權不用謝病歸踰年免官瑾敗大學士李東陽薦復授中書舍人直內閣制勅房經筵官其友李夢陽遭江西之訟衆多媒孽其短莫肯爲直者景明獨上書爭之訟得辨軋清宮災上書陳時政言人事不修天變將復作且詆義子不當畜宦官不當寵疏留中不下人爲之寒心時四方學士咸願知景明車馬填門巷錢寧欲交驩景明持古畫求題謝曰此名畫不可點污卒不許師御史客死京邸中人廖鵬贈之棺景明叱却之曰吾友生不苟

受豈以死受之哉遂自出金賻之進吏部驗封司員外郎仍直內閣陞陝西按察司副使政尚嚴務在崇本起弊士初稍不堪久而安之正德辛巳棄官歸以疾卒于家所著有何氏集十二論及雍大記常曰文靡于隋韓力振之而古文亡于韓詩弱于陶謝力振之而古詩亡於謝人以爲知言

弘治初北地李夢陽首爲古文以變宋元之習文稱左遷賦尚屈宋詩古體宗漢魏近律法李杜學士大夫翁焉從之其時濟南邊貢姑蘇徐禎卿及景明最有名世稱四傑四人才各有所長李天才雄健徐陶冶精融而景明藻思秀逸皆藝苑之鴻匠也邊公材不逮識朴質有餘而華采不足豈天稟限

之歟景明文不如其詩十二論多局而不鬯信哉作者之難也

並獻實

公少有神解弱冠入京身不勝衣馳才長賦並凌作者時海陵儲公嚙錫山邵公寶咸加歎賞和粹冲夷人樂爲友衆目爲台輔中人然性簡意寬不善事樞要遂出爲校文之職以勞致瘁弗臻大成夫文章之道初慎師承方臻妙境公與李氏論文直取舍筏登岸斯將盡棄法程專崇質性固非確論若乃天才騰逸咳唾成珠寶亦人倫之雋乎

贊曰辭尚體要矩矱式陳異稟拔萃乃貫天人立訓範世俾也可循穆穆何君學緣宿解源出自山委折歸海旣濟視筏弗

舍胡待

並國寶新編

徐禎卿

禎卿字昌穀直隸太倉籍吳縣人貌侵善屬文弱冠作談藝錄以究詩體之變斷自漢魏而止晉以下弗論也弘治乙丑舉進士與北地李夢陽遊李方以文雄海內見禎卿所爲文異之由是特相友善人稱徐李禎卿善賦頌恠楊雄反騷作反及騷賦其辭曰稽邛氏之攸肇兮累楚均之遐陟候帝頊之流胤兮承靈澤之汪澈夙陳力於皇軌兮歆仁朗之所廬仰吾均之潔修兮羌引軀以伏羲播昌烈之赫煜兮龔衆芳之

名臣言行錄卷之三十
五
非菲憤遭世之既濁兮維粉楊於江之汜在炎漢之微季兮
孰臨岷而悼均投東藻之欲麗兮何理拙而誹深寃志而抑
道兮冀披誦而有明惟帝鑒之孔嚴兮敢黨族而誣真初均
幼志於粹清兮乃中情之獨與蹇厲節以植身兮憲浩蕩之
修譽進壘壘於中行兮恐日月之凋邁準前修以共蹈兮遑
先時而逆敗約性行以赴桀兮經五常以綴佩靈修謂其允
淑兮目成歡而叶妃夫均旣沐靈修之睚澤兮又信言之噲
噲苟中路而遷好兮寧予心之有介汎光華之的皪兮衆睞
睞而妬之何有懼讒與招慝兮非蛾眉而錯之颺蕙服之芬
郁兮遭紛娟而幽毀寧遭幽以逆斥兮敢詭汗而合穢鳳凰

翔林而挂經兮龍行陸而困蟻爲鳳凰神龍豈無知兮亦處
身之多虞所貴賢者之韞玉兮不迷邦而遐舉哀宗社之不
長兮比于皇皇而不忍去世茂復以相明兮心耿耿以無從
涉湘波以南愬兮昭均心之確忠俗叢蕭而鄣蘭兮寔重華
之所醜効精白以殞軀兮自先聖之所厚奉靈氛之玄筮兮
申以巫咸之嘉告覽九州以求匹兮寧閨容之有淑測神占
其未然兮豈均曾好此詭疑諗從人以辱義兮不知赴身於
淤泥餐秀芬以介齒兮竟河清之難俟違苟生以保譽兮夫
何悔於九死泛浮雲之翳翳兮晦沉茫其曷排陽陵微而渝
度兮晨北風又雨霾晴徘徊而不去兮憑拙誠其未爽人情

重於捐故兮焉冀白日之回光懷辟離與菴蘅兮時不與其
有芳雜緄拉以颺波兮馥烈烈其彌章精氣通於至清兮神
髮鬣以憑虛駕玉蚪與雲駝兮訪太素之舊廬聞至道其可
承兮欽均誠之匪懈舍佚遊以自湛兮夫何以誅其好恠昔
貞士之蒙佞兮憤伏斃而靡悔務光沈於淵瀨兮將惡浮埃
之霏霽忠賢切切以苦身兮蓋有隱於陳祚躋三仁之所裁
兮見嘆譽於孔父獨耿耿而覲侮兮曾吾均之所尤叩愬之
惟諛兮駢執正於陽侯作書與李憂陽論文載集中初授大
理寺副非其好也上書乞改國子監博士好養生習攝形化
氣之術久之病死京師所著有文集六卷談藝錄一卷新倩

籍一卷其文精純典雅出入漢魏間曹陸弗過也論曰昔人
言文章之道與時高下是故纂言者必取法乎上此不易之
定論也而世之學者鮮克究焉其卑陋也宜哉觀徐生談藝
錄一何辨而裁也其才雖不逮識然其鎔冶雕飾步準趨繩
華而不靡質而不俚深而不晦壯而不怒約而精騁而中節
斯非希世之寶乎哉

並獻實

迪功以文賦起吳中數年間鴛翔虎變今詳其文溫雅以發情
微婉以諷事爽暢以達其氣比興以則其義蒼古以蓄其詞
擬議以一其格悲鳴以泄不平參伍以錯其變該物理人道
之懿闡幽剔奧紀記名實即有蹊徑厥儷鮮已

李憂陽撰
文集序

公神清體弱雙瞳燭人幼精文理不由教迪著交誡感慕賦諸
篇詞古沉鬱遂闖晉宋之藩凌躡曹魏長宿驚嘆稱爲文雄
筮仕 武皇朝厭司法比請移學職斯可窺其雅識矣專門
詩學究訂體裁上探騷雅下括高岑融會折衷備茲文質取
充棟之章刪存百一冀成一家之言傳諸來世至今海內奉
如珪璧其所研索具在談藝錄中可謂良工獨苦者歟

贊曰博士清資冰淵斯濯遺編熒熒鳳羽麟角唯寶貴竒匪以
其多有文弗粹山委則那

並國寶新編

敬皇帝時北郡李獻吉信陽何仲默咸以文章氣節睥睨當世
天下翕然慕之而姑蘇徐昌穀氏最少以才名受知北郡二

人者相得歡甚揚摧古今聲稱遂與李何相埒矣君由進士
三年授大理右寺副而君固簡抗不輕與人交又求便地不
報人多忌之遂落職國子博士君益自砥礪動欲希迹古人
不肯少變其志無何疾卒北郡序其文刻之陽明王公又爲
之墓誌具載文集中嘉靖戊申予承乏茲土謁公祠故隘陋
不治無以妥靈揚哲命工加葺之予聞古之君子得祀于其
邦者咸以有功烈于民或者年宿行有以重其鄉故沒則追
而祀之所謂鄉先生沒可祭于社是也昔者孔子以其學授
諸弟子若予賜由求輦結駟抗衡于諸侯間何其盛也而回
騫二子顧終身不仕回又蚤死然至于今秩在祀典漢武帝

最好文學司馬相如嚴助朱買臣輩咸以詞賦見幸得發舒其志氣君與李何數子遭遇好文之朝並列郎署即有如狗監者薦之其所表見恐不但如相如輩以口舌取榮而已卒乃使之沉淪下位以死豈非命哉王陽明云昌穀之學凡三變卒乃有志于道惜也吾見其進未見其止嗚呼若徐君者豈孔子所謂朝聞道夕死可已者耶

宋儀胡王修祠堂記

薛蕙

公字君采其先河南偃師人 國初隸籍武平衛遂爲亳人公
生而靈異七歲能屬文十五補郡學生經義外尤攻古文詞

亳故偏鄙公崛起齊民能自得師大中丞儀封王公判亳竒其文曰是李何之流也盛爲之延譽舉正德甲戌進士授刑部主事法比章程雖叢脞而益精進不怠見諸論撰精深典則不爲長語爲詩溫雅麗密有王孟風樂府歌詞追躡漢魏其治獄精審不爲骫骳而析律詳明所當必允緣飾以文條例燦然一時法家咸推之以爲能改吏部驗封員外郎尋進考功郎中尤事甄別公清介繫銓叙維審曹長事必集議每公言之性疆執遇事直前 武宗南狩抗疏諫止

今上議追王之禮廷臣論奏紛然 上意初無固必而主議者持之甚堅故諸臣徃徃得罪去公曰是不可空言奪也乃著

爲人後解大要謂大宗不可絕而義變則適子可以爲後又
著爲人後辨謂繼統固繼嗣而繼嗣所以繼統且禮無生而
貴者雖天子諸侯之子苟不受於君父亦不敢自成尊也其
言出入經傳援據精核而詞旨頗激人爲傍懼而 上不爲
甚忤甫下獄尋赦而主議者啣之會陳洸者以給事中補外
中道上書議禮得復 召見言事因附當路盡擊異議者去
之遂起顏木之獄而公已去國矣先是毫有武臣諂謾陰賊
爲暴於境內顏守毫盡發其姦而置之法至是稱冤下有司
推核洸以公毫人顏同年進士於中疑有利有 詔斬停聽
理已而事白而公乃無所坐然公荐罹跋扈縮斂自愛不復

有當世志臺臣論薦歲無虛剡而公堅卧不起矣公恬靜寡
欲所與遊非道義不親紛華聲利之言一不出口晚歲自謂
得老聃玄默之旨因著老子以自見詞約理明多前人所未
發又喜觀釋氏諸書謂能一死生外形骸將掇其腴以求會
於吾儒性命之理蓋亦間居無事用寄其淵微深寂之趣耳
或以爲有所沒溺而實非也所居之西隙地所謂西原者故
有水竹之勝日游衍其中著書樂道悠然自適卒年五十三
所著有約言老子集解五經雜錄大寧齋日錄西原集總若
干卷

並文徵明撰墓誌

先生之學無所不窺不名一家中歲讀老子及瞿曇氏書得其

虛靜慧寂之說而證之六經及濂洛諸說至於中庸喜怒哀
樂未發之中曰是矣是矣故其學一以復性爲鵠以慎獨爲
括以喜怒哀樂未發爲奧以能知未發而至之爲竅自是收
歛耳目澄慮默照者若干年先生貌癯氣清行已峻潔表裏
皦然一無所緇其才雖高而破去崖岸居鄉絕不爲人干請
性好施或曰焉得人人而濟之曰吾不愧此心耳銘曰在昔
老聃握玄化樞人皆競巧已獨若愚雖聃之生寔自譙亳寂
寥至今西原有作閉戶獨窺微言五千參諸孔庭獲我同然
孔曰未發聃曰靜虛立教有二其究豈殊自是及躬精思力
踐默然一悟與天游衍

唐順之撰墓誌

先生寬簡質直不與人校尤喜施與振人之急里人徐剛病死
助之棺歲荒歉捐金活民爲多年十二即以詩名題三教圖
曰斯道有三教聖心無二天陰陽動靜機活潑一圏圓試問
一歸何處此理玄之又玄旣仕忤權貴一斥不起可謂明哲
保身者矣里居十七年儉約常如貧士人不能以非義干尤
嚴於好惡見善士中心好之不善者雖與之談不甚洽也早
年刻意詩文晚乃潛心性命造詣深邃窅不可測而自得寔
多

王廷撰行狀

皇明名臣言行錄新編卷之三十四

外集

